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拓 荒 者

第一卷 第二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拓荒者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出版

拓荒者月刊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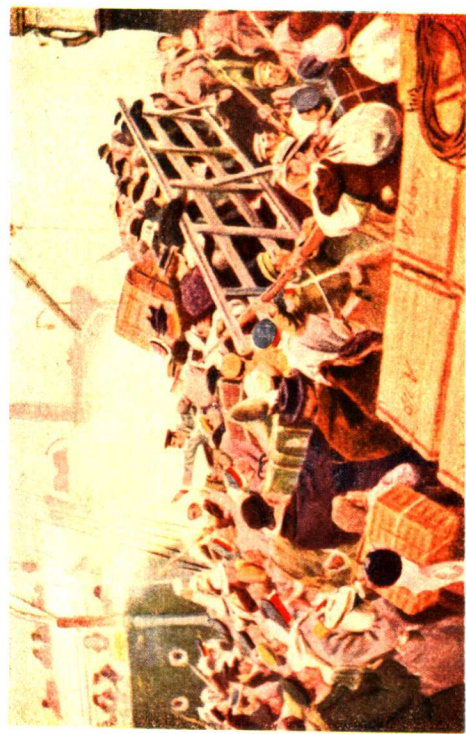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日出版

不准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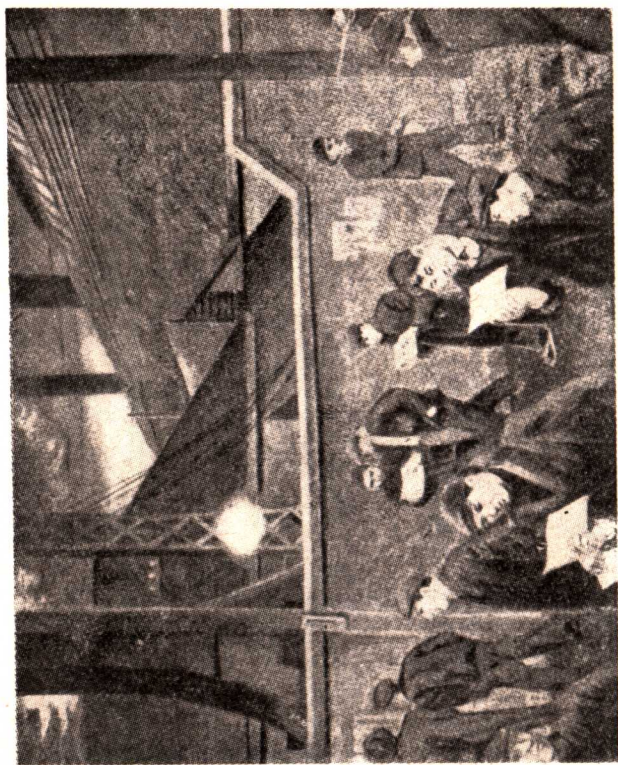
編輯者	拓荒者月刊社
發行者	拓荒者月刊社
總經售處	上海現代書局
定價	大洋三角五分
預定價	全年十二期三元五角，半年六期一元八角。國內郵費在內，國外另加全年八角，半年四角。

本期特大號零售洋四角五分預定不加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地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謹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布爾喬亞的逃亡



撤傳單 (日本薈羅美展出品之一)



蹂 躪 (日本普羅美展出品之一)

資本家的骷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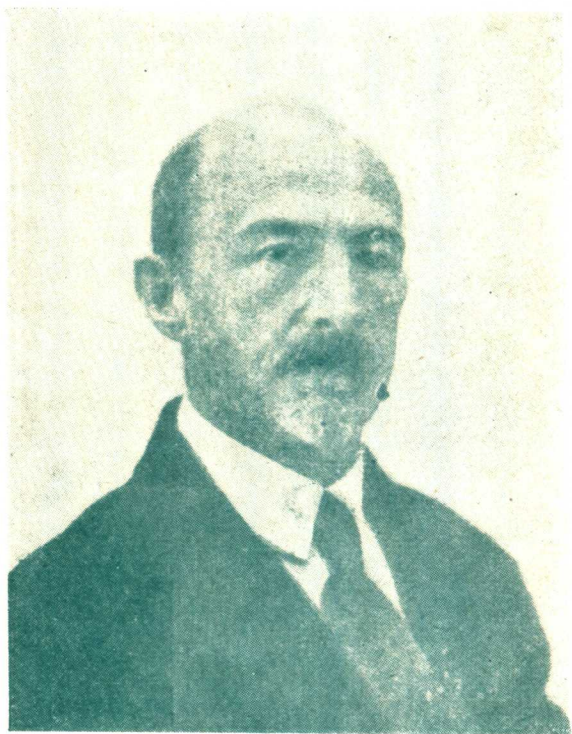
祝福第二次

世界

大

戰!!





傅利采肖像

拓荒者

第一卷 第二期

特大號目次

小說

鹽場.....	建 南 (425)
大海 (中篇).....	洪靈菲 (471)
樂園的幻滅.....	馮 鏗 (505)
家信 (長篇).....	洪靈菲 (519)
村中的早晨.....	戴平萬 (541)
踐踏.....	堯 爾 (561)
此路不通.....	蘇聯維列賽也夫作... 蔣光慈 (575)

詩歌

詩三篇.....	殷 夫 (601)
十月三日.....	森 堡 (607)

戲曲

我們重新來開始……龔冰廬 (613)

隨筆

一個回憶……柯 鍵 (631)

致獄中人……孟 超 (639)

阿毛……卡 氣 (649)

論文

論新興文學 U. Illich 原著…成文英 (653)

伊里幾的藝術觀 列賓耐夫原著 沈端先 (659)

文藝理論講座 第二回…馮乃超 (671)

魯迅 (文學史論)……錢杏邨 (693)

我們的文化……郭沫若 (707)

德國的新興文學…川口浩原著……馮憲章 (713)

最近世界美術運動的趨勢……葉 汎 (737)

批評與介紹

關於李別金斯基……若 英 (53)

“一九二八·三·一·五”……沈端先 (763)

辛克萊的潦倒的作家……祝秀俠 (771)

新興文學運動與自我批判……潘漢年 (779)

關於都市之夜及其他……錢杏邨 (783)

創作月評 (一九三〇年一月) 錢杏邨 (791)

作品與生活 (本報第一期的批判)……偶乃超 (807)

國際革命運動

印度革命運動……黎平 (817)

韓國民族革命運動的奮起 列民 (831)

文藝通信

藝術劇社的第一次公演……邱韻鐸 (839)

關於編輯室……編者 (843)

補白

給勞動者…… (470)

我是叛亂運動的歌者…… (504)

集團的意志…… (517)

誓盟…… (540)

在花園巖中…… (560)

夜更…… (600)

歌者.....	(630)
給異國的同胞們.....	(692)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	(706)
清晨.....	(736)
工場的兒子.....	(762)
‘詩人’這傲慢的語言.....	(773)
賞失.....	(806)
最後的自由.....	(816)
‘窮人’的最後一段.....	(830)
吶喊.....	(838)

插圖

布爾喬亞的逃亡 (三色版新俄名畫)

撒傳單(日本普羅美展出品)

蹂躪(日本普羅美展出品)

“祝福第五次世界大戰”

傅利采肖像

鹽 塢

建 南

—

殘冬夜半，天空中掛着幾點寒星，在黑色的雲隙中，射出微弱的光芒。隱約地看見一帶長堤和堤外吼號着的海浪。西北風虎虎地吹着，使枯槁的堤樹作出淒麗的樂曲。人類已在黑暗之中沉默了，只有遠處村落中閃出一星兩星的燈光。

堤上雜亂地滿堆了許多汲海水的木桶和晒鹽的鹽板，這些東西因為久已停止它的工作，都帶些乾裂的樣子，寂寞的倒着。但是海堤，除了防海潮和晒鹽板，它還有重要的任務，從東

到西蜿蜒二三十里的長度的寬高的堤路，同時也作了一條通行的驛道。

現在一個黑影慢慢地從一邊走來，他沒帶一個燈火，祇藉着疏星的微光，摸着空隙走，有時黑雲把星光掩住，那他便借用海中反映上來的水光，其實他現在已與環境相隔絕了，他叫老定，腦子正被那邊鎮上方寡婦小酒店裏高粱燒酒浸得有點糊裏糊塗，世界於這時候的他已成為狹小的一隅，只是保留着一點模糊的意識，摸着黑暗的路歸家去。他坐在一羣轟鬧着高笑着的酒客中，默然地一杯，又是一杯的吞他的老燒酒，這時他便想起他的家，那個低得像一個牛舍，又滿壁堆着沒人要的鹽包，使這牛舍又陰濕得同地窖一樣的家。那兒的一羣鬼影一般的家人，花白髮的老妻，死也退不了她那層面上的愁苦的網。今年十七歲的一個女兒，還是終日蓬着頭髮默然的像一個啞子一樣，拖着鼻涕的小孩子，也只掛着眼淚叫肚子餓，於是他把一隻空了的鐵皮酒筒，咚咚的敲着：

“老板娘，再弄四兩！”同時把眼睛凝視着桌面，伸着四隻手指去幫助自己模糊的話。

“要死嘍，還要？”長臉孔高腿膀的方寡婦一邊把空筒接了

去，一邊罵着。她自然不怕她的客人喝得太醉的，不過近來岩賬實在多得太厲害了，雖然開酒店的本錢是公倉裏的龍頭袁老板的，他說過：

“你如果知道他家裏有十塊鹽板，你就把酒賒給他好了！”

可是自己在經手的事情，總不很願意看本錢一點點的放下去，而收入却老是減的，因此她罵了一句，又把四兩的老燒酒沽了出來了。

他經濟地一口一口的喝着，他要延長他在酒店裏的時間，然而酒終於又完了，而且滿場的酒客，都漸漸走散了，有的跑到樓上的牌九攤上去打寶了，有的躲在對街小菜家裏去抽大煙。

“喂，我要關排門了。”方寡婦急着把酒場方面的事結束，去幫他舂頭牛柱頭去料理牌九攤。於是每夜照例的逐客令便下來了。

“娘的，我不要回去！”雖然沉醉中也浮上悲哀的影子了。

“好好兒的，回去，明天再來，你又不曾打牌，不會抽大煙，這樣大的年紀，自然也不要花老了，回去。”方寡婦把他從座位拉起了，他便也毫無抵抗地點點頭，立了起來，一手執着

桌子，回頭說：

“對不起，今天，今天又……”

“好，知道了，你去！”

方寡婦兩手搓在腰上，看看他拐出門去，便仰着頭笑了一笑，去到水板上計他的賬。



風吹着樹枝，又吹着他的兩隻耳朵，他的身子像龜一般的緊縮在他破棉襖的硬壳中，寒冷使他不住的戰慄，紅熱的鼻子不住的吸着流注下來的鼻水，臉是辣刺的發痛。脚步搖晃着，漸漸地看見六灶的燈光了，他爬下了堤，折入小路，摸向不願去而終而要去的自己的家了。

門照例是虛掩着，雖然盜風在四周是如此盛熾，但是沒有人會偷鹽包的，在這兒這東西是滿地都是。他推了進去，低俯着的頭，從潮濕的鹽包堆邊，摸進自己的床邊去。照例妻兒們是早已做着肚餓鑽進破被裏睡了。

“門不要門了，成和還沒有回來。”老妻聽見了他急喘的聲音，便從床頭伸出頭來關沓他。成和是他的今年二十三歲的長子，自從公倉裏貼出了停止收鹽的通告，他不必再上海灘去勞

餉，但是一家人的肚子却不因公倉的停業而停止消化，於是他混進了一羣平時以爲非法的私販窠裏，偷偷的担一些鹽到五十里外的縣城那邊去私販。公倉說是鹽太多了販不出去，其實縣城裏的人正快要鬧鹽荒，公倉把鹽藏在倉裏，希望把已飛漲了的價格再飛漲上去，而他們却幾乎胃裏淡得發酸，於是偷偷的想法買私鹽，私販子的營業便也很發展了；只是這個營業太危險，五十里路程滿佈着緝私營的鹽緝，他們揣準着毛瑟，只眼巴巴的等私販子來上鉤，於是私販們便也不能不作種種的防備，挑着一担兩三百斤重的鹽，總是抄小路，爬山越嶺的走，這樣五十里的路變了八九十里，而路上還不免遇到巡哨，而打了起來，那邊的是毛瑟鎗和短刺刀，他們則是一條青毛竹的扁担，然而他們都是拚着命的，而且人多，於是也艱苦的支持了他們的生涯。成和自從參加了這一項營生，老母的臉上即使偶得不餓也更加厚悲愁的網，只要成和一出門去，她便冥想那些毛瑟鎗和短刺刀而感得坐立不安了，但是她一點也沒有阻止的意思，因爲每個人都懸望着從他的青布包裹挖出一點錢來。在鎮上場主開的酒店，賭攤，煙館和妓寮，是允許做陰販的，可是那米店，平時還弄些和着一半石屑一半青糠的米賒